

走向自觉——新时期的中国油画

杨浩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油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无论在艺术观念上还是在艺术实践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来都没有象今天有这么多的画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油画创作中,形成了一支富有生机的油画创作大军。中国油画在与中国社会变革同步发展中,创造了一批有较高艺术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油画作品,它形象地反映了新时期时代跳动的脉搏。以“中国特色、时代精神、个性特征”作为发展战略的中国油画,到20世纪九十年代末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以丰硕的成果和强劲的实力向世人展现出了自己的崭新风貌——走向自觉。

本文想就比较有感触的几个方面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样式模仿的基本终结

人们还记得20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画坛上曾兴起一股怀斯风,还有克里姆特风等也颇为流行,许多年轻画家在刚刚打开国门之际,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初期的油画艺术,这对当时打破油画界沉闷、一统的局面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欧美现代艺术的全面引进,在美术界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85新潮”。应该说它对以往僵化的文化传统和单调的表现模式的冲击、对中国油画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由于当时艺术家认识上的偏颇和急于求成的创作心态而产生了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狂热和冲动,一时画坛上热闹非凡。从“85新潮”到“中国艺术大展”这段时间,欧美近百年的现代艺术样式几乎被中国画家演练、复制了一遍。这种一味地模仿和抄袭,主要表现在形式风格的照搬、艺术观念的套用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否定,造成了中国油画中到处可见的是西方艺术的影子和痕迹,而就是没有多少自己的和民族的东西。这种艺术精神的失落,正是由于主体意识的丧失和原创性的消亡所导致的结果,是一种缺乏自信又想急功近利的弱者心态的表现。事实证明在这种形式模仿和观念演绎中,大多数画家是处于学术状态之外的,至今并没有留下什么站得住脚的作品。而后来出现的对欧洲中世纪绘画风的借鉴,表现出一些画家对当时仿效西方现代绘画风的一种超越,他们反过来向欧洲的传统“寻根”探源,可惜画中体现的也是西方宗教意味。

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文化生态环境的宽松以及油画艺术实践的深入,带来了艺术家自我创造意识和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中国油画逐渐地从八十年代中期对西方艺术的模仿中解脱出来,基本结束了尾随西方艺术流派和样式的被动状态。艺术家能用一种比较平静、理智的态度在继续学习中进行艺术探索,同时以一种比较从容自信的态势进入自己的艺术语言领域,因此出现了不同风格样式、不同语言系列共存的多样化局面。毫无疑问,20世纪九十年代后的中国油画所取得的进展和艺术家积极健康的创作心态,是近一个世纪中国油画发展史上所未曾有过的。纵观20世纪末的中国油画,已经有了自己初步的面貌,尽管某些画作中偶尔还会流露出西方艺术的痕迹(作为局部现象和学习的过程本无可非议),但从总体上看已明显体现了当代画家的主体性和自主意识。许多油画中可以让人比较强烈地感受到艺术家发自内心的创作激情,感受到一种切实的现实经验的表达与个体生命的存在。在表现形态上艺术家能按照个人的话语方式重新组织油画语言,主动拉开与西方现成样式的距离,并逐步形成自身的个性特征和艺术风格。象写实性油画中的王沂东、孙为民、刘晓东、朝戈、冷军、石冲、忻东旺、毛焰、宫立龙、赵文华等;表现性油画中的贾涤非、赵开坤、谢东明、愈晓夫、阎萍、许江、祁海平、任小林等;抽象性油画中的周长江、庞涛、阎振铎、张国龙、江海等(以上只是大体的归类),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比较鲜明地体现出不同于欧美对应流派样式的个人风格倾向。当然,中国油画还较为年轻,我们要不断学习、研究欧洲油画传统与西方现代绘画,并注重领会他们油画中体现的文化内涵

和精神特征,同时又要避免在作品中留有模仿的痕迹。实际上许多画家正是这样做了,他们能站在更高的层面画上进行思索,努力去把握自己,发现自己,进而确立自己的艺术道路,以一种埋头实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走下去。许多画家都能各守自己的艺术特长,潜心建立不同于他人的表现样式和艺术风格。可以说20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中国油画已进入了个体的艺术创造,这正是中国油画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当今中国油画所取得的长足进展,标志着中国油画家在消化、吸收欧洲传统油画精华和西方现代艺术的积极成果的同时,立足自我与本土,在中西融汇中走上了艺术的自觉。

(二)中国传统写实主义从写实绘画的拓展深化

1979年起,开始改变了该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现实主义模式,并产生了一批思想内容上有重大突破的“伤痕绘画”,尽管在油画表现形态上还没有新的变化,但是这种伤感的理性批判精神的确立便导致艺术的自我批判的出现,揭示了写实主义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八十年代后,中国写实绘画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随着“生活流绘画”的产生,写实主义的横向拓展,与中国民众审美习性相适应的文艺复兴前后的欧洲古典主义绘画便在中国勃然兴起。此后,在西方现代绘画的影响与刺激下,吸收欧洲传统油画手法的中国写实主义绘画最终获得了根本性突破,一批具有融会贯通能力的青年画家通过模仿迅速进行了综合与创新,多种多样写实风格的油画作品不断以新的面孔出现在画坛上,无论是严谨缜密的、还是拙厚温敦的或是简洁生动的,其表现手法和艺术样式之丰富多彩堪称百年中国油画史上所没有过的。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这些艺术家在自觉的求索中已初步具有个人独特的艺术面貌和风格倾向,他们成为在中国画坛上颇具影响力的一支写实主义生力军。

写实主义在不断的拓展中已完全从观念的一元、语言的单一状况走向艺术多元、流派纷呈、风格多样的新局面。由古典写实、照相写实、超现实写实、表现性写实、象征性写实等所组成的写实绘画已成为中国油画的主流,可称作主流油画。与以往年代写实主义不同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艺术家在创造中已不再单纯追求真实的再现,也不仅仅重视油画语言的锤炼和形式的变革。当今油画家更注重的是艺术中精神性的表达,注重主体情感意念的抒发,从而深化了写实主义的思想意蕴与精神内涵。艺术家能以一种真诚的创作心态关注当代的现实生活与社会变革、关注人生,努力在作品中表现各自的心灵感受、精神境界以及对社会的思考。即使在一些以地域或乡土文化为题材的油画中,画家也摆脱了以往猎奇的心态和表面的描摹而着重于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的反思,力求从更深层的文化历史背景上揭示积淀在民族精神中的潜在内涵,寻求内容和形式上的民族色彩和美学品味。在一些写实绘画中,已逐渐淡化甚至抛弃了外在动作性、冲突性的描绘而致力于在静态造型中的情感表现。随着写实绘画的深化,许多油画家为了突破一般的世俗人情的描绘,转向对作品中深层次的社会哲理的揭示。他们把写实手法和抽象格调结合起来,借助于形象和色彩的暗喻性,以体现当下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使作品具有更为深刻的精神意蕴。另外,在以写实技巧表达当代观念的一类油画中,艺术家运用写实的语言去营造非现实或超现实的景观。它既超越了通常的写实主义表现形态又带有超现实主义意味,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象石冲、冷军以及郭润文后来的一些作品都属于此类。精神性是当代油画艺术的核心,它是艺术家在纷繁的社会生活中独特感受与体验的升华。精神性具有其明显的个性特征,同时也折射着时代的光辉,许多画家更加注重积极向上的精神表现,寻找和把握具有时代精神的因素加以表现。尽管有的作品反映的是社会变革中某些矛盾所产生的困惑与焦躁心态,但许多画家在创作中则更重视从广大劳动群众的实践中寻找推动改革和精神文明进步、民族振兴的物质与精神力量,从而表现出当代中国人的品性与风貌,使作品透露出时代精神的主脉,这正体现出20世纪末艺术家的历史责

任感和使命感。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手法其内涵已大大被拓宽,在艺术观念上也得到不断地深化,从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现实主义在语言形态上已从客观真实逐步转向心理真实的艺术表达,并在其坚实的写实基础上开始形成更加多样化的趋势和个人独特的话语方式,从而在画坛上仍然具有强劲的活力,至今许多画家还继续执着地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写实油画也曾一度受到艺术市场的冲击而陷入危机,艺术家在冷静的反思后已经逐渐摆脱了艺术商品化所造成的阴影,媚俗、匠气与粗制滥造的风情画之类的作品大大地减少,一大批具有相当实力的写实油画家正在学术层面上孜孜不倦地求索着,艺术的自主精神和独立性经受了商业文化和流行文化的考验,写实绘画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这显示了中国油画已在艺术市场和学术探讨的双重推动下稳步地迈进21世纪。总之,中国写实绘画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的拓展和深化,它正以比较鲜明的个性风格、多样的艺术形式、充实的精神内涵展现在人们面前,相信新世纪的中国写实绘画必将更加焕发异彩。

(三)表现画风中的中国特色

表现性油画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盛行,并已成为中国油画发展的另一倾向,这种艺术现象的生成正是伴随着国内艺术多样化而来的。如果说千百年来的中国写意绘画能够得到人们的接受和喜爱而长盛不衰的话,那么油画在“写意”,“意象”等表现性方面的探索与尝试则是中国油画发展的一条可行之路。

中国油画家对表现性油画的钟情和自觉选择,反映出艺术家在对民族传统艺术的重新认识与重视的基础上,与西方现代油画的艺术观念、表现形式相结合的积极态势和创新精神。在中国传统艺术中,“表现”是个古老的美学命题,它是艺术家言志、抒情、表意等的一种综合手法。画家在创作中崇尚自觉,强调作画的自发性、随意性、偶发性,也崇尚来自人品与人格中的真实性灵的表现。由于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理性精神,使中国画家在与自然物象的对话中保持着意志的控制力,而不是一种纯粹非理性的狂热或宣泄。这就使中国表现性油画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西方20世纪初所产生的表现主义而具有中国特色,它所显示的文化特征完全可以从传统绘画中找到根源。因此从总体上看它与欧美表现主义绘画有着较大的区别,并与其保持着距离。中国油画家在表现性油画的创作中并没有西方表现派绘画的那种心态特征,更多是热烈、浪漫、豪放的情感抒发,画面上更注重创造主体对现实体验的个性化表现和感情传达。他们把表现主义手法和写实主义精神有机的结合起来,许多表现性油画就是介于表现与写实二者之间的。正象中国写意绘画中的艺术超越并不是单纯形而上的超越那样,在表现性油画中艺术形象基本上还是出自于客观物象的。画家从感觉和体悟中去超越客体,同时又与强烈的主观情感、意念、潜意识等的状态相契合。在表现画风的这类油画中,不少画家在借鉴西方现代绘画的基础上,努力从传统中汲取表现性因素,并从中找到自己油画创造的切入点,以形成自己的个性面貌。如,有的画家把目光投向民间艺术,把皮影、剪纸的造型手法和原始意味,以及民间年画、门画与民俗图案中艳丽、强烈的色彩效果揉合到表现性油画中,这种对民间艺术的借鉴正是油画家将自身的文化情感与民族的原始情感相结合后的一种选择与综合,从而使这种表现性油画独具东方神韵。还有很多画家在对传统绘画特别是文人画写意手法艺术价值的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找到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精神和表现方法。这就使中国表现性油画既有西方早期表现主义的某种特征,又有中国传统绘画中写意手法的意蕴。20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国表现性油画已显现出比较鲜明的中国特色。与“表现”一路接近的是“写意”油画,这也是近年来画坛上引人注目的画风。它在欧洲后印象派、纳比派和野兽派强调主观情感和注重油画用笔用色的启发下,汲取中国文人画的意象造型、笔墨情趣和写意手法。相对于“表现”,它更注重油画笔法所产生的特殊韵味,注意油画语言因素在表达意境、气氛和情感渲染方面的内在和谐,这些却恰好与中国水墨画的写意性殊途同归,使油画更具中国艺术精神。意象油画打开了中国油画发展的又一条路子,体现了艺术家在融贯中西的艺术创造中的新鲜成果,相信21世纪中国的油画表现画风将在不断创造和大胆尝试中开拓更广阔的艺术天地。

(四)民族风格的探索追求

油画的民族风格早在前辈画家那里就已成为他们的理想和艺术追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油画的蓬勃发展,不少画家在学习西方艺术同时又重新认识传统的基础上,更致力于油画民族风格的探索,特别是近10年来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艺术家从各自的角度学习、借鉴中国传统艺术的精华,努力在精神层面上而非形式层面上开拓中西融合的道路。它已渐渐成为许多中国油画家的自觉追求。新时期以来油画创造中的民族特色日趋鲜明,这是中国画家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学养与认识的普遍提高,以及对民族审美心理、审美趣味和观念深入的思考与领悟的结果。从一些油画中所体现的民族色彩看,艺术家在探索油画民族化这一课题上,正在从初期的形式语言表层的尝试深入到民族特质与精神表现层面的切入,并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获得了新突破和进展。20世纪九十年代后,油画民族风格的探索出现了多种艺术选择与多样艺术追求的局面,油画创作在这一方面已取得可喜的成绩。我们在宫立龙、王沂东、妥木斯、罗尔纯、李秀实、赵友萍、欧洋、洪凌、张冬峰、徐东林、毛岱宗等人的油画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其中显现出的民族气派与神韵。即使在一些抽象油画中,如周长江、庞涛、杨国成等人的作品,也都能够使人感受到一种传统文化精神的内在表现。我们还可以从一些作品中察觉到画家心灵中创造的激情正是来自传统艺术的有益的启示。今天,中国油画家正以一种新的眼光、新的角度重新看待传统文化,努力挖掘其中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为我所用。他们在借鉴西方现代绘画的一些成果的同时,更重视立足本土和民族传统,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以建立自身的文化语境和表现话语。由于中国传统艺术是多民族、多形态的文化的积淀与综合,这就为中国当代绘画提供了多方位的艺术选择和借鉴。诸如原始图腾与彩陶艺术的神秘色彩;青铜艺术的凝重与雄浑气度;秦代艺术的博大与恢宏气势;楚汉艺术的拙朴与浪漫气息;魏晋艺术的崇高与空灵;唐代绘画的瑰丽与装饰意味;宋元山水画的气韵与意境,以及中国文人画的写意观念与手法、民间艺术的表现特色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油画家在艺术创造中可资借鉴的。当今的中国画家能更多的注意中西艺术的优势互补和相互融合,在油画创作中既保持着油画语言的审美特质,又使它具有中国的民族风采和传统的文化品格。20世纪末的中国油画家进一步明白自己肩负的双重任务,即必须潜心深入地学习西方从传统到现代的油画艺术,以获得语言表达的自由,又必须在此基础上融汇民族传统文化及其精神,以完成中国油画从学习、消化到创造的历史性变革,从而才能最后建立和完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油画新体系。油画民族风格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已经出现多样化趋势,除了原先曾有过的如平涂勾线的装饰风味的油画外,前面提到的表现性油画,正是当今油画创造中借鉴中国传统写意画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如将传统山水画的审美观念、笔墨韵味融入油画风景创作上,在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中建构自己的语言体系。还有类似泼墨形式的“泼彩油画”,它在色彩“晕染”中也获得一种意境的表现。有些画家在油画中表现出对线的敏感,他们借鉴传统绘画中线的抽象意味,力求在线条与造型的结合中使油画在现代形态上更具有中国风格。在色彩方面,许多画家不满足于传统油画对自然物象色彩的真实再现,而更注重色彩的主体情感表达,他们既吸收了西方现代油画的色彩表现手法,又在中国传统绘画及民间艺术的色彩中汲取营养,强调主观色彩的运用,大大地丰富了油画色彩的艺术表现力。作为异质的西方油画在与中国传统艺术的融合中似乎可以在主观性色彩的表现上找到新的结合点。综上所述,随着中国油画家的成熟与自觉,中国油画作为西方传统艺术样式在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整合中,必将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的生成而更加异彩纷呈。我们欣慰地看到,走向自觉的中国油画正以它蓬勃的朝气迈进21世纪。无数的中国油画家正怀着振兴和发展中国油画的宏愿而不懈地奋力进取,其中不乏有艺德高深的老一辈画家和满腔热血的新一代青年,这正是新世纪中国油画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希望所在。

杨浩石 厦门大学美术系副教授